



獸醫隔代緣

文・照片提供／陳伯松（1952 畜牧獸醫系畢；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聯合會顧問）

1948 年我自家鄉私立鶴齡英華中學的春季班高中畢業。當時因中日抗戰而延誤學業，又因國共戰爭，大夥兒均分散往北去北平，或往南去廈門去投考大學。我則因家兄在臺灣，即乘船來臺。那時先在電力公司當臨時文書工，至臺大放榜我便辭去工作。

第一代臺大人

我當時有意投考醫學院，但身高 178 公分，體重卻僅有 53 公斤，朋友與同學都說：「你體弱不健，怎麼能念醫科？不用等到你當醫生，就沒命了吧！」我只好改考選讀獸醫，當時稱畜牧獸醫學系，修業 4 年後於 1952 年獲農學士畢業。該年國家為培養文武青年，規定大專畢業生均應接受預備軍官訓練，到反攻大陸時即動員徵召入伍。分科教育時，我被分發到陸軍步兵學校，接受一年陸軍軍官學校預備軍官班訓練，至畢業時授予步兵少尉，並獲國家步兵少尉適任證書。軍事畢業後又得參加國家特種就業考試，及格後被分發臺灣省農林廳工作。按照各人所修學科，依專長分發全國各機關學校就業。當時盛傳一則佳話，有一位政治畢業生被派臺灣鐵路局工作，即喊出自由中國政治上軌道。我畢業就業後從事獸醫工作，那時國家尚沒有獸醫師法，僅從省農林廳頒發獸醫證書。1962 年經覈核考試，獲獸醫師登記證書臺獸師登字第三號在案，如今第一、二老師均已作古，我可算是在世第一了。

在我的經歷中，較重要的工作有 1954 年臺糖公司（企業化養豬）擔任獸醫、畜牧技師；1961~1967 年於中美合資臺灣氯胺公司農業部任產品經理，負責禽畜生產技術與推廣業務；1963 年被派赴美考察畜牧及飼料事業，1967~1969 年越戰期間，擔任中華民國駐越南農業技術團技正，負責難民安撫村畜牧事業主持人(Chief, Animal Production, Improve Village Program)，於後經營動物藥品及器械代理商。2000 年創設龍泉禽畜保健顧問公司(Longriver Animal Health Consultant)，2001~2003 年任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，任內並兼任亞洲獸醫師會聯盟秘書長，現任全聯會顧問。曾任臺北市獸醫師公會理事長及常務理事、中華民國獸醫學會常務監事、中華農學會常務監事、



1963 年陳伯松獲頒「氯安傑出研發金杯獎」，赴美領獎。



中華民國第一屆亞洲獸醫師會聯盟代表團副團長（1978）等，1994年兼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物保護法起草委員。

感念臺大獸醫系栽培之恩，本人亦曾任臺大畜牧系友會會長、財團法人臺大獸醫學系系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，以提升我國獸醫科技教育並推動臺大獸醫學院之創設為旨。尤其在獸醫系要成立文教基金會時，身為老系友亦參與教育部協調，得以先設立基金會，向各界籌勸募籌設基金。

第二代臺大人

我育有2子，兩人於建國高中就讀時，我曾告訴他們不要再讀農科，甚至也不要念農工系。因為老爸當時就業考試分發到機關報到時，工科職等比農科高一等，因為他們都是工程師。後來他們分別考進臺大工學院機械系及化工系。長子研究所畢業數年後娶媳，攜孫女一家遠渡美國，進入喬治亞科技大學深造，獲機械學博士。他主修微電腦自動控制設計，現任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高級研究員。長媳臺大藥學研究所畢業，威斯康辛州立大學臨床藥學博士，現任美國底特律癌病醫院主任臨床藥師。其女攻讀密西根州立大學運動醫學系（Sport Medicine）。

次子志平1981年臺大化工系畢業，1985年美國賓州立大學化工碩士、1988年取得化工博士。現任長庚



1981年雙喜臨門，陳伯松（左）2公子分獲臺大機械碩士、化工系學士。

大學化材系（所）系主任兼所長。主要研究領域為生醫材料與組織工程、天然與合成高分子生醫材料的開發，包括天然高分子生醫材料（膠原蛋白、幾丁質、幾丁聚糖、透明質酸、蠶絲蛋白）的生產、分離純化、加工、與利用具活性的生物分子之修飾，合成高分子生醫材料的化學合成製備、性質分析、與利用電漿反應器進行改質，並利用所得的各式生醫材料為骨架，配合各式生物反應器，進行適用於體內或體外的肝組織工程、軟骨組織工程及人工皮膚等研究。

第三代臺大人

志平長女世妮現就讀臺大獸醫學系四年級，近日已參加授醫袍及宣誓典禮，暑期將在臺大動物醫院實習，明年畢業後參加國家獸醫師考試，完成獸醫師教育。

賦詩一首：

旅居寶島一甲子，求學營生又成家，耆齡平生任志工，安享五福醒霜華。

志妮的話：

在獸醫學系3年了，時光飛逝，昨日轉系面試的場景歷歷在目，今天我已經穿上白袍準備大五的實習生涯。

獸醫學系在前幾年突然從默默無名變成當紅炸子雞，媒體的渲染讓人覺得這是份賺錢容易的工作，誰知道光鮮亮麗的背後隱藏著什麼。所謂「台上十分鐘，台下十年工」，即使是一個看似簡單的診斷，也是累積了5年知識而來的。沒有興趣支撐著，我想，大部分的人很難堅持到最後。

很多人都以為我是受爺爺的影響而念獸醫，其實並不盡然，但不可否認的是爺爺和獸醫系的緣分隔代延續到現在。這樣子的緣分，不曉得還會不會再延續下去，但願自己能成為一個有用的獸醫師，再期盼進入研究所攻讀、不僅維護動物健康，也能為社會盡一份心力！

